



池莉经典文集

所以

池莉
著



池莉经典文集

所以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所以/池莉著. —北京: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2010. 10

(池莉经典文集)

ISBN 978 - 7 - 5302 - 1037 - 6

I. ①所… II. ①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94726 号

池莉经典文集

所 以

SUOYI

池 莉 著

*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邮政编码:100120

网 址:www. bph. com. cn

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发行
新华书店经销
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*

850 × 1168 32 开本 9.5 印张 205 千字
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302 - 1037 - 6

I · 1009 定价:26. 00 元

质量监督电话:010 - 58572393

自序

写作半辈子，苦苦思索近十年，笨拙的我，这才明确地发现：文学其实是一个关于绝望的故事。

这是我从去年到今年十几个月的日子里，第六次毙掉此前的自序，第七次重新提笔。冬日午后，是世上所有时间里最静肃的一段光阴。今天的静肃尤其令人眩晕，连头顶的云层也晕晕地荡开，忽然，强有力的阳光英雄般凯旋，覆盖大地的一瞬间是如此金光通透又静美无声。这样的冬日午后，也许没有什么特别之处。然而对于我，一种神圣的悸动突如其来，仅此一刻的世界，它就成为了我的：一束巨大的光芒从苍穹缝隙里探照下来，偏偏就是要穿透我的身体。穿透，强烈而细密的震颤无法停息，直至我奔到书桌前写下我向自己索要了许多年的答案：文学是一个关于绝望的故事。

好了。我安静了。我明白了。我可以垂首静思与默默写作了。现在的人类实在庞大，可怜我们每一个人都被深深裹挟，掷于人人同样的生活，而不管个人是否情愿。那些无数的千百年的被裹挟感和不情愿，就是我们根深蒂固的绝望——再不用多说什么。

揣摩绝望以及绝处逢生的可能性，这才是我写作根源的根源！

我不指望文学能够消灭或者创造什么，但我相信文学足以发现与发泄。发现与发泄大约是我们与绝望相处的最好方式了。一个人只要活着，就必须对付绝望；只要对付绝望，生命就会显露

真实与美的生动姿态；只要生命能够生动地真实与美，文学的可能性就会无穷无尽。

这套文选，应能证明我的写作。因此，我的选编特意以写作的年轮排序，每部小说题头还简略地附记了写作当时的情形；第九卷则选编了有别于小说的文字：散文、诗歌和文论；我想这些文字多少能够传达我的一种真实与立体。就这样，这套文选像一条河，静静流淌过来，由文字自己发出自己的絮语，诉说从前，诉说往后。

池莉

2009年12月2日 一个星期三的午后

《所以》记忆：初稿于2005年秋至2006年春，汉阳；2006年9月至12月18日深夜，完稿于上海。二十二万字，前后多稿，写一个关于爱是怎样被消灭的故事。写这种小说是很伤人的，整个过程中我感到深深寒冷、阴暗和绝望，但是没有办法不写。2007年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首印二十万，5月加印，7月加印，影视改编开始启动，还算乐观的发行量，才慢慢缓解了我写作过程中遗留的悲哀感。加上还有2006年出版的最新文字集《熬至滴水成珠》在频频加印，的确，我心尚能宽慰。其他都是假的，有一群读者在阅读你的书，这才是真的。

1

请相信，作为女孩，我特别想做一个好女孩。

作为女人，我也特别想做一个好女人。

撇开所有外界因素，就我个人的愿望和动机来说，都是良好的。

事实上，多年以来，对于生活，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爱情、家庭、事业等各个方面，我都是全力以赴的，也都是煞费苦心的。然而，大大小小的结果，似乎都不美妙。因为，我实在无法想到，生活会有这么多因为。

不过，我不会轻易承认这些结果。我坚信，只要我生命不息，所有的结果都是过程，我会不屈不挠的。我可以郑重地，把手放在我的前胸，我的心脏部位，我良心所在之处，对天，发誓。

所以。

2

感谢老天爷成全，我似乎天生就是个好女孩。

我出生在哥哥和妹妹之间。这样，我既没有冒头功，争夺头男长子的荣耀。也没有邀宠撒娇，成为娇滴滴的小女儿。我是三

个孩子之中的老二。出生之前，也没有让父母精心准备，出生之后，连名字都是民警小何给取的。并不是我自己夸奖自己，是我们彭刘杨路的街坊邻居，看见我就会感慨万千，就要议论，就要夸奖。

他们说：这孩子真是省心！连名字都是小何取的，转眼自己就长大了！

他们说：看看，这孩子，小不丁点的个子，都会自己背着书包上学了！

就是这样。我们彭刘杨路的街坊邻居，总是笑眯眯地看着我，一口感叹和夸奖的语气。于是，我便乖巧地张开小嘴，冲着嗓门，一溜地叫过去：爷爷好，奶奶好，叔叔阿姨好。在街坊邻居的善意里，我总是一副笑笑的模样，按住拖在屁股底下的书包，在我们彭刘杨路，跑来跑去。

我们彭刘杨路是小街，大路。一头跑出去是阅马场，一头跑出去是繁华大街。繁华大街的好玩自不必说。阅马场的好玩，却是一般孩子无法想象的。阅马场是历代练兵演武的校场，有清军绿营兵的营房，有现在的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（我们简称红楼）。试想一下：大广场，点将台，巍峨红楼；红楼背后就是蛇山，爬上蛇山，一口气就冲上了黄鹤楼。

最好玩的游戏就是武昌首义，场面盛大无比，孩子越多越好，有无数乌合之众纠集。大家的胯下坐骑，有扫帚、拖把和树枝。我们骑着各自的“战马”，从每条街道口跑出来，在阅马场横冲直撞，举刀扬鞭，嘴里哇哇大叫，有人呼喊暗号，有人呼喊“打倒满清”，有人呼喊“起义了！起义了！”也有许多孩子，从来

不曾认真看过纪念馆介绍，一点不懂我们是在终结清王朝，乱喊什么“打鬼子！除汉奸！”或者“蒋匪帮不投降，就叫他灭亡！”我们的游戏，之所以特别好玩，主要是有故事情节。有人扮演湖广总督瑞澂，他既仓皇又狼狈，携家带口，哭哭啼啼，逃上江边停泊的兵舰。有人扮演黎元洪，他要在桌子底下发抖，被革命军拖出来，拥戴为起义军政府首领，他还需要有大惑不解和悲喜交加的夸张表情，让所有人哈哈大笑。然后，游戏进入高潮，所有孩子们都变成革命党人，聚集在阅马场，举行祭天大典。我们用能够找来的各种替代品，设香案，燃燎火，陈玄酒，授旗授剑，鼓乐齐鸣，三军举枪，山呼万岁，黎元洪则代表孙党(孙中山)，对天发誓：要将中国革命进行到底。游戏是这样激动人心，如此使人沉醉和迷恋。一旦开玩，我就会进入创造中国历史的感觉，陶然乐然，完全忘乎所以，回家晚了挨打受骂，也在所不惜。

我哥哥叶祖辉，生得团头大脸，虎气赳赳，又是我们彭刘杨路的孩子王，他就经常扮演黎元洪。因为孙中山本人在起义中并没有出场，所以必须有一个起义首领，以便在起义成功之后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响应。尽管叶祖辉很不情愿躲在桌子底下瑟瑟发抖，但是历史事实就是这样：作为清朝高级将领的黎元洪，必须首先害怕革命军，然后意外地成为革命军首领。因为他的社会地位最高，所以历史需要他领头反叛清朝，领导起义，号召全中国。

我呢，坚决不做瑞澂的家眷，我宁愿女扮男装，扮演起义新军。如果我们的时间富余，游戏从10月9号深夜开始，我就会扮演彭刘杨三位烈士中的任何一位(三位的照片都十分英俊!)。彭刘杨三位革命党人，在10月9号深夜被捕，10月10号凌晨被瑞

激斩首。斩首是如此壮烈，面对瑞激一伙满清朝廷命官，我要慷慨悲壮地大声说：“要杀就杀，何必多问！”我还要说（只要时间允许）：“我就是革命党！你们满人奴役我们四万万汉人，我就是推翻你们！杀吧，杀吧，你们的末日就要来临！”（这些豪言壮语，都真实地记录在红楼里面，一次次游戏使得我倒背如流）不过马上，我死而复生了。在我被斩首的当天下午，起义军打响了第一枪，我立刻化身为成千上万新军中的一位，跃马横刀参加战斗。我酷爱追击瑞激的太太小姐们，从蛇山到黄鹤楼，再从黄鹤楼俯冲下去，呼啸着直奔江边。一群娇滴滴的女孩子，一边逃命，一边回头讨饶。

我们彭刘杨路，就是这样一条英俊的路，一条被革命先烈鲜血照亮的路。我深深眷恋我们彭刘杨路，其实并不因为我的家在这里。

我们彭刘杨路的街道两旁，有高大的梧桐树。每棵梧桐树身上，都有数不清的伤疤和名字。有些孩子把自己的名字刻上去。有朝一日，他被更厉害的孩子揍了，更厉害的孩子就有权力把弱者的名字划掉，刻上自己的名字。我哥哥叶祖辉的名字，一直在这两排梧桐树上此消彼长，生生灭灭。不过他总是比较厉害的，几乎总有一棵树属于他。

我不这么做。我是女孩子，是一个比同龄人更为瘦小的女孩子。女孩子打不赢男孩子。不过我有哥哥。只是我不愿意用削笔刀在梧桐树身上雕刻。亲眼看着梧桐树渗出汁液，然后溃烂，结疤，我的心里会很难受，我的手会发抖，眼泪会涌出来。

我不伤害树木，我是一个好孩子。

叶祖辉说：狗屁！

有一天，父亲终于听见了叶祖辉的“狗屁”。他严肃地批评了叶祖辉，热情地肯定了我的观点和行为。我意外地看了看父亲，清晰地看见了他的脸。这是父亲给我的第一个深刻印象，此前我叫他爸爸，我知道他是我的父亲，我熟悉他的大致模样，但是他的脸，在我这里，从未如此清晰。一直以来，我都以为父亲更是叶祖辉的。因为我父母，显然对他们的长子更重视和更亲呢。我们彭刘杨路的街坊邻居，都看在眼里。

被父亲严肃地批评了这么一次，叶祖辉转身就在一棵梧桐树上，刻了一条标语：打倒叶和贵(父亲的名字)。还在另外一棵梧桐树上，刻了一个下流图案。我发现以后，叶祖辉发誓说那不是他刻的。可是我知道，那肯定是他刻的，我认识他的笔迹。

“是你刻的就是你刻的！我绝对不会告诉爸妈，我绝对不打小报告。”

“我打。”叶祖辉傲慢地说。

“你欺负我。你以大欺小。”

“不错。可这是历史规律。你想怎么样？”

“你想怎么样？”

“我想你完全服从我的命令。”

我说：“办不到！要杀就杀，要我完全服从办不到！”

我跑开了。这是我们兄妹之间的第一次原则性决裂。当时给了我极大的愤怒和恐惧，若干年之后，记忆给我带来快乐和欢笑。但是，在愤怒恐惧转化成为快乐欢笑的漫长过程中，青春逝去，生活是那样的难以捉摸。

还好。还好。经过我年复一年的痴痴观察，我发现，我们彭刘杨路的梧桐树，并没有因为被刻上人的名字、口号标语和下流图案而死去，度过寒冷萧瑟的冬天以后，每个春天，它们都会迅速长出新鲜的树叶来，这是一定的。这种一定，极大地安抚了一个小女孩的凄惶，就像我清晰看见父亲面容那样，我清晰看见了我们彭刘杨路。而我儿时的世界，我赖以生长的阳光空气和水，实质上并不是我的家，正是我熟悉的街道。

我们彭刘杨路上走汽车，更多的是走自行车和板车。板车都是在搬家，送煤，运砖头，石灰和黄沙。运黄沙的时候，板车需要上围子，围子是苇子编的，苇子肯定漏沙。漏沙非常有趣，粉末状的细沙淅淅沥沥地滑落，无声无息，完全是指引跟踪的秘密信号。我们跟踪沿路的沙子，就可以知道，我们彭刘杨路谁谁家，哪个单位在修院墙，哪个公共厕所的男女间隔墙，大约被哪个小流氓掏了一个洞。任何修补，都是有原因的。每个原因都是故事。每个故事，都有令人惊讶或者咋舌的情节，我们孩子们的私下生活，就会有趣很久，很久。

自行车是身份和经济实力的象征。我父亲曾经有一辆载重自行车，上海永久牌，名牌，锃亮，骑行轻快。他总是骑在锃亮的自行车上，去胭脂路的碾米厂上班。经常地，我母亲会坐在自行车后座上，和我父亲一道去上班。我父亲是胭脂碾米厂党支部书记，我母亲是胭脂碾米厂副厂长（人们也叫她技术员）。我父亲穿着干净整齐的中山装，稳稳驾驶自行车，神气得跟飞行员差不多。我母亲则雪花膏搽得香喷喷，面带矜持笑意，斜挎小包，手

扶我父亲臀部下面的座板，一双黑亮的皮鞋，好看地扭缠在一起，脚不沾地面滑行。他们，我的父母，吸引了我们彭刘杨路上的多少目光啊！

后来，自行车没有了。我母亲的说法是：“借给大舅了。”迫于街坊邻居的窃窃私议，我秘密地质问了父亲。父亲的说法是：“卖掉了。”因为，父亲说：“我们家的经济遇到了暂时的困难。”

而人们的窃窃私议则是：叶和贵胡翠羽家的自行车被造反派没收了。我父母叶和贵胡翠羽夫妇，也是彭刘杨路人们嘴里的故事，就像别人家是我们嘴里的故事一样。

可是我们家的故事，却更为凄惨和屈辱。人们说：“文化大革命”深入到了清理阶级队伍的阶段，原本只是靠边站的胡翠羽，被碾米厂的工人造反派清理出来了，彻底打倒了，她以前参加的那个民主建国会，并不是像她自己说的那么好听，说白了其实还是一个党派。本来我们国家就有共产党，他们还成立党派，这不是企图与共产党分庭抗礼吗？这个党派实际上就是反动资本家的老巢。胡翠羽的父亲，那个已经去世的老资本家，就是民建会员，他把自己的女儿也发展进去了。父亲坑了女儿了。所以，胡翠羽被撤职了，打成反动技术权威了。工资停发了，家里自行车充公了，家里收音机也被充公了，黑亮的皮鞋也被抄家抄走了。叶和贵娶了这么一个女人，真是运气不好。他自己的家庭成分是苦大仇深的贫农，参加革命那么早，堂堂的中共党员，党支部书记，积极参加文化革命，个人表现优异，已经通过了被打倒阶段，刚刚被结合到革命委员会的领导班子里，因为老婆的牵连，又被入了另册。现在他得养活三个孩子，一个老婆，还有自己的父母和瘫痪的岳母。哎呀，叶和贵真是惨了！这家人真是惨了！

这胡翠羽也是，父亲早死了，家产也充公了，碾米厂也捐献了，共产党还宽大为怀，让她留在厂子里当干部，这个女人，干吗要亡我之心不死呢？这不又是坑自己的后代吗？

我被自己家的故事吓坏了。我暗自哭了一场又一场。最后，我还是只好求助于我哥哥叶祖辉。我把他拽着，一直跑到江边的荒芜地带，躲在一座沙堆后面，向他哭诉了我们家骇人听闻的故事。我们的父母正在坑害我们，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呢？

叶祖辉，大我四岁的哥哥，在这个关键时刻，给了我莫大的勇气和力量。原来他早就知道一切，原来他一直在看碾米厂的大字报，原来他还经常跑到汉口看大字报，原来他在武汉三镇到处游荡，对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形势十分了解。面对我们家的情况，他早有策应。我的求助，使他顿时高大和英雄起来。

叶祖辉说：“你这个傻子！这有什么了不起呢？‘文化大革命’几年了，被打倒的人多了，又不光是我们的父母。中国的大走资派和湖北的大走资派，根本就轮不到我们的父母。自行车和收音机被抄走了有什么奇怪的呢？被抄家的人多了，被抄走的东西也多了，我们家还算好的呢。当然，你还是一个小孩子，字也认不了几个，又傻里傻气，不懂党史和历史，看不懂大字报，毛主席发动的这场伟大革命运动，我谅你也无法理解。不理解不要紧，小傻子，不要听那些大惊小怪的背后议论！不要哭哭啼啼！”

我哥哥叶祖辉，一边挥动柳树条，当作用皮鞭抽打看不见的敌人，一边老练地教导我：“你知道吗？革命就是这样的。革命不是请客吃饭，不是做文章，不是绘画绣花，不能那样雅致，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，那样温良恭俭让。革命是暴动，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。”

叶祖辉开始在我眼里闪闪发光，我是这样佩服地望着他。他和他身后的长江融为一体，是这样的雄浑博大和充满力量。叶祖辉，仅仅比我大四岁，就可以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所有的问题，而且充满乐观和信心。就是我父母，他们都做不到，他们整天垂头丧气，面如死灰。

叶祖辉说：“民建是什么？是什么呢？我说了你也搞不懂。当然，我知道。民建就是一个民主党派。不错，首先是外公参加的，后来妈妈也参加了。这是一个光荣你知道吗？一般人还参加不了你知道吗？民主党派应该不是反对共产党的。具体到民建，那也难说，现在的革命，就是查这个事情嘛。

“我们妈妈，我是相信她的。你看见了，她有多么热爱毛主席。对！我们的父母都是无限热爱无限忠于毛主席的。你我都亲眼看见，我们家吃饭之前，他们都要带领我们向毛主席请示汇报。谁会不热爱毛主席呢？谁又不是傻子！”

“好了，不要哭了，也不要害怕。虽然我们都没有资格参加红小兵，我们同样可以无限忠于毛主席。这就是时代对我们的严峻考验，我们要经受得住革命的考验。你还小，你就安心等着吧，毛主席党中央会给爸爸妈妈下结论的。将来，如果他们不是阶级敌人，我们就依然承认他们是我们的父母。如果他们是阶级敌人，我们就和他们划清界限。毛主席说过：出身不由己，道路可选择。事情并不复杂。你这个小傻子！”

一轮夕阳，又大又圆，火样的红，在长江下游，慢慢滚落。我们兄妹，从长江边荒凉的沙堆后面，走出来。晚霞的余晖中，叶祖辉牵着我的手。我安心了。我们是一对革命兄妹。我们在接受革命的考验。我们与他们(父母)，只是暂时生活在一起。我们

在生活中默默观察他们，将来会有一个抉择。事情并不复杂。叶祖辉会带领我。

从这一天开始，我和我哥哥的关系有了质的变化。我们的决裂，我并没有忘记。但是不用多说，叶祖辉占了绝对上风。后来，许多日子以后的一天，我在彭刘杨路公共厕所的女厕所里，发现了眼熟的下流图案，这次是更下流的：图案把男女的私处对在一起。

我没有嚷嚷，没有质问叶祖辉，没有告诉任何人。只是偷来老师的粉笔，痛苦地涂掉了下流图案。我宁可包庇叶祖辉，我不能失去我的哥哥了。

春天到了以后，很快就是夏天。人们每天都从一条条小巷走出来，汇集到彭刘杨路，然后，朝这边走，或者，朝那边走。永远，总是，会有一群人：老头、老太和怀孕的阿姨，聚集在为民巷的巷子口。老头看报纸，争论革命形势的发展动态，制作和修理凉鞋、拖鞋、木屐，为布鞋底子钉上车胎橡胶，还修理雨伞。老太们编织毛线、缝缝补补、择菜，芭蕉扇在不停地摇动，摇动。

刘太婆用他们家自制的推车，叫卖雪糕冰棒。彭老太卖凉茶，两分钱一杯。大肚子阿姨就是坐着，望着街道，什么也不用做。大家，所有人，街坊邻居，都会不停歇地拉家常。

叶紫！人们亲热地叫唤我：叶紫！叶紫！

叶祖辉不屑一顾地大步走掉了。人们不叫唤闷头闷脑的男孩子。我停留了下来。

太婆们说：“叶紫，来，把手放在阿姨的大肚子上面，摸摸。”

我便把手掌摊开，轻轻放在阿姨硕大的肚皮上。

“叶紫，你看是弟弟，还是妹妹？”

我说：“弟弟。”说完又犹豫了，马上又说：“妹妹。”

人们快乐地笑起来。说：不管是男是女，反正让叶紫摸摸都会大吉大利。

为什么呢？为什么我隔着肚皮摸了这些弟弟或者妹妹，他们就会大吉大利呢？人们七嘴八舌地说：因为你命贱啊。命贱的孩子就命大。命大的孩子就好养。养活了将来就有后福啊！

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命贱就命大呢？又，什么是后福呢？

我的问题又让人们十分快活。人们说：叶紫这个小孩子，硬是有趣，喜欢打破沙锅——璺(问)到底。

人们把我揽过去，给我一只小板凳坐下，替我梳理乱糟糟的头发，还替我钉上缺失的衣服扣子。太婆们从她们自己的针线箩里找出同样的扣子，缝在我的衣襟上。一边缝一边说：造孽啊造孽！她们俯身咬线头的时候，鼻息会冲在我的胸口，很是痒痒，我忍不住，就会咯咯地笑。

叶紫，你大舅借走的自行车还回来了吗？

我说：没有。

你们家的收音机在家里吗？

我说：不在。

你妈妈在家里做什么？

带妹妹，还要去大舅家照顾外婆。

你妈妈在家里偷偷地哭吗？